

从零开始到在爱丁堡 边缘艺术节演出

陈鸿业

一颗种子

爱丁堡的八月是一个艺术大爆炸的时期，也是无数戏剧从业者朝圣的时刻。

作为一名在英国学习戏剧的学生，早在三年前入学的时候我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希望每年都参与一次爱丁堡边缘艺术节（全名为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下文简称Edfringe）来提升自己的戏剧视野和实践能力。

其诞生之初的“边缘”宗旨即鼓励小团体能够大胆地追求多元化与反主流的创作，以及提供反叛商业化作品的展示空间。虽然受疫情影响过去三年艺术节被迫取消，但在毕业之际，Edfringe终于正式回归。



戏剧大环境的改善助燃了我的内在驱动力，于是我开始萌发做一个关于“在英留学生”戏剧的想法。融不入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内卷与躺平，是活在当下还是未来？或许这是一个英国社会中的隐形群体，但并不意味着它“无戏可做”。

三年的戏剧学习让我懂得了一个道理，万物皆可戏剧，只要找到它的受众，作品就能被赋予社会价值。

正如Edfringe社团主席菲比·沃勒-布里奇（Phoebe Waller-Bridge）所说：“各种新形式的艺术运动在这里诞生，文化的交流也再次不断前行和发展”。她曾经在2013年的Edfringe创作了一个看似小众题材的演出，但这个名为Fleabag（译名为《伦敦生活》）的演出却大获成功，该剧讲述一个在伦敦打拼的女性如何解构现代都市塑造女性气质，数年后还被BBC翻拍成电视剧，运用了打破第四堵墙的表达形式和独特的视角来展示真实的伦敦，可谓是“边缘”创作的突围。

但我也相当清楚，“边缘”的题材与诉求未必意味着成功，却一定可以体验不断尝试的过程，倘若能在接下来的实践中有所收获便是成功的第一步。



创作开始前我们需要设立一个预期的目标，所有的浇灌都应该按计划施行。首先是设立时间线，我的这颗种子在三月底正式埋下，因此演出前所有的工作必须在五个月内完成。最棘手的问题是参演人员安排，但很幸运的是在众多感兴趣的参与者中，找到了对这个题材有创作热情并且与我日程安排一致的孙国钊。作为一个首次参与Edfringe的原创小剧团这五个月必定是困难重重的，但对戏剧的热情对Edfringe的渴望是可以披荆斩棘的。

接下来就是最现实的问题——成本，即如何以最高效的方式行动。在人员方面，我们需要“一人分饰多角”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因为这能大大节省在爱丁堡十天左右的开销。然后是场地问题，学校的排练室能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同时能够帮助我们确定届时正式演出场地的下限，即演出的最低硬件配置如舞台、观众、幕后三者的适配度，因为这样才能找到地理位置好且性价比高的场地。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剧本，我们需要扬长避短，在人员配置不足的情况下，留学生和梦境的结合则是我们熟悉且包容性较强的组合，因为梦是逻辑与荒诞并存的产物，并且同时也能够投射不同留学生群体易受忽视的内心世界。或许我们并不能像David Henry Hwang（黄哲伦）的Yellow Face（《黄面孔》）那么耐人寻味地展现在美华裔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是作为留学生，我希望其中的自嘲与批判精神能够融入我们的作品：“Is This The Real Life?”——一个荒诞却真实的梦。

生活



然而创作总有局限性的，我们的经历与认知或许并不能代表大部分留学生的现状。为了防止闭门造车，我开始使用“Verbatim Theatre”的剧构方式来采访和记录留学生的梦境细节，而这些素材在戏剧创作之下，形成了一个能让多数留学生都能看到自身影子的人物或标签。

留学生群体有着奢靡作息不规律的一面，也有积极阳光的一面，也有着备受论文就业压力濒临崩溃的一面。因此我们分别创造了五个梦境，分别是关于身体健康与宗教信仰的梦，社交与刻板印象的梦，就业压力与被服务员操控的梦，民主自由与传统保守的梦，超越自我实现最终幻想的梦。梦是现实的投影，在梦中我们能够大胆地探索现实中被忽略的细节，因为在这里我们是全能的，也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了还原最真实的梦，我们打破了人和空间的关系，舞台上所有元素均可以随意且无逻辑地切换，从而形成真实与虚幻边界模糊的世界来切合主题。虽然戏剧的宇宙搭建完了，但在去爱丁堡前我们还需要正式的演出，因为一旦没有观众我们的一切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的作品需要提前被曝光，要在当地3000余个演出中抓住观众的眼睛，成熟的舞台表演和画龙点睛的海报与传单是很重要的。因此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便紧锣密鼓地排练与合成，制作宣传材料，最终在University of Exeter的“Term 3 Festival”中连续地完成了两场演出，本以为全英文的演出会两头不到岸，但大部分中国和英国观众能够看懂并给与反馈，这让我们更坚定了北上爱丁堡的信心。



陈鸿业、孙国钊 *Is this real life?* 演出剧场

一些打理

为了巩固植被的长势和产出，摘顶处理和修剪是很有必要的，戏剧也是一个道理。首演后我们收集了不同观众群体的意见，无论专业与否，他们的想法都能给我们带来启发。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剧本进行了部分删改从而更凝练，并且也跟紧了八月份前后相关的社会事实如河南的“赋红码”和佩罗西访问台湾，从而更贴近这个作品的目标观众——对中国留学生群体感兴趣的人。我们还加入了寓言故事《刻舟求剑》来吸引更多热爱中国文化的海外观众，也验证了梦境的信息爆炸属性。在不影响音乐和灯光呈现的情况下，我们把场地配置简化了，减少了商业演出带来的版权问题，保证了操作的稳定性，也回应了Edfringe所提倡的Jerzy Grotowski (耶日·格洛托夫斯基) 的质朴戏剧理念——追求戏剧内核而减少外界修饰。我们还进一步简化服化道，一物多用，增加了舞台上的机动性。

这些调整一直跟随着我们到Edfringe的最后一场演出，虽然其间每一场的质量都不一样，但新的环境和观众给我们带来的反馈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质量和口碑，同样也加快了我们自身的成长，学会如何在这种竞争激烈中夹缝生存，例如八月底是英国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截止期，在较前场次的观众反馈下，我们以更加夸张的形式，结合餐厅里服务员形影不离般的过度服务来展现学生对论文的恐惧。总而言之，只要演出还在继续，就要吸取市场反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

注释

1. 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官方译名为‘爱丁堡艺穗节’，但是个人认为‘边缘艺术节’更直接且准确地表达出该节日宗旨，因为“Fringe”不仅是流苏穗子般的装饰或点缀，更象征着边缘群体如何突围主流话语。

2. Verbatim Theatre的译名为纪录片戏剧或逐字戏剧，该类型戏剧是使用真实纪录的材料例如报纸、官方文件、访谈、信件、期刊等中的文字信息来高度还原相关事实

